

金蘭集

〔明〕徐達左輯錄 楊 鐮 張頤青 整理

中華書局

金
蘭
集

〔明〕徐達左輯錄

楊鐮
張頤青整理

中
華
書
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金蘭集/(明)徐達左輯錄;楊鐮,張頤青整理. —北京:
中華書局,2013.7

ISBN 978 - 7 - 101 - 09225 - 7

I. 金… II. ①徐…②楊…③張… III. 古典詩歌 -
詩集 - 中國 - 明代 IV. I222.748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041938 號

責任編輯:俞國林

金 蘭 集

[明]徐達左 輯錄

楊 鐮 張頤青 整理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 · 7% 印張 · 2 插頁 · 150 千字

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 - 2000 冊 定價:25.00 元

ISBN 978 - 7 - 101 - 09225 - 7

謹以此書慶祝元代吳中著名園林玉山佳處重建落成

本書出版得到崑山陽澄湖名人文化村玉山勝境有限公司資助

前言

《金蘭集》，是元末明初人徐達左編輯的詩集，正編有三卷本或四卷本，另有補錄（或續集）一卷。以三卷本收入詩篇較全，三卷本的正編是徐達左的友朋唱和投贈之作。補錄一卷，編錄了徐達左兄長之子徐濟（樵蘇子）出守邵武及歸田後與友朋唱和之詩。

徐達左（一三三三—一三九五），字良夫（良輔），別號耕漁子（畊漁子），又號松雲道人。平江（江蘇蘇州）人，元季曾遁迹鄧尉山。洪武二十年前後，施仁守建寧（今屬福建），徐達左以薦授建寧府學訓導，「師道克立，居六年，卒于學宮」（一），卒年六十三歲。除編輯《金蘭集》，另著有《顏子》（《顏子鼎編》）等。元末至明初未出仕以前，徐達左家居蘇州吳縣光福里，在宅邸之中設計、建築了園林「耕漁軒」，一時名流文士與之往還，多為題詠。有關作品，包括徐達左首倡之作，編入《金蘭集》卷帙之中。

吳縣徐達左耕漁軒的文人雅集，始於元末。原是富庶之區的江浙行省平江路，從至正十二年開始，逐漸陷入戰亂。原有的文人士子觴詠唱和場所，如無錫倪瓚（倪元鎮）清閬閣、崑山顧瑛（顧仲瑛）玉山草堂等，影響一方風氣，備受關注。繼清閬閣、玉山草堂興起，作為雅集之地，吳縣徐達左耕漁軒雖然啟用略晚，但一直延續到洪武年間。清閬閣、玉山草堂式的會集經歷了改朝換代，仍然存在於耕漁軒，對詩學在元明之間的延續、銜接，提供了實例。

清人陳田《明詩紀事》(三)甲籤卷二十五評述元代平江路文人雅集說：

元季吳中好客者，稱崑山顧仲瑛、無錫倪元鎮、吳縣徐良夫，鼎峙二百里間，海內賢士大夫聞風景附，一時高人勝流，佚民遺老，遷客寓公，縉衣黃冠與于斯文者，靡不望三家以爲歸。

良夫當時爲風雅所歸，可稱好事。至今仲英、元鎮人皆知之，而良夫或不盡知也。

同時，針對朱彝尊《明詩綜》「不錄良夫一篇」，陳田認爲是「缺典」。在一些詩論家心目中，徐達左身份主要是「詩壇東道主」。

徐達左家族，原來世居北方，北宋、金易代時南遷，定居于蘇州吳縣。

元至正年間，江浙行省成爲中原文明薈萃之區，區域之中，來自南北各地的人員比例頗高。元的國策是將治下民衆分爲四種人：蒙古、色目、漢人、南人。積極參與徐達左耕漁軒唱和者，蒙古、色目人（西域人）有沙大用（沙可學）、馬肅、鈕安、包大同等，在耕漁軒賓至如歸，以同仁相待。生活在江浙的蒙古、色目人（西域人），漢人（北人），或是寄寓，或是宦游，或是借讀，或是避難，或是投親靠友，情況有別，在玉山草堂和耕漁軒這樣的場所，詩人則是他們的共同身份。江浙以外的南人也是如此。

在徐達左耕漁軒，從元末到明初，不分籍貫、民族、身份、來歷的雅集，一直延續了三十年多，在這期間，元朝分崩離析，明朝艱難創立。經歷了改朝換代，徐達左的耕漁軒沒有離開詩與詩人。雅集成爲另一種意義的「保境安民」，成爲地方文化的里程碑。

參與耕漁軒雅集的儒士邵光祖、耿曄等，生活在平江，「皆篤學無嗣，先後死無所歸。郡士徐達左

收葬」。他們的墓地成了當地備受關注的地點（三），而耕漁軒則是他們的歸宿地。

徐達左《金蘭集自序》寫于洪武八年（一三七五），在自序中徐達左明言：

《金蘭集》者，達左與友朋往來之詩，編集成卷，以見不忘之義也。……某與友朋往來之詩，悉皆集之，迨二十年而成卷。夫觀其迹如見其人，誦其詩似接其語，尤不可遺，是亦久要不忘之義也。恐夫久而泯焉，故鋟諸梓以期于不朽云。

據此可知，徐達左耕漁軒雅集，啟動于至正十五六年間。彙聚友朋唱和，與此大致同時。耕漁軒園林觴詠之會直接受到玉山草堂的啟發，玉山草堂主人顧瑛在張士誠敗亡之後，于洪武元年遷謫臨濠，不久即死于流放地。玉山雅集中止。吳縣耕漁軒雅集在明初比較活躍，洪武二十年前後，徐達左以薦出任建寧縣儒學訓導，耕漁軒主人離去，會集終止。《金蘭集》的編集，使耕漁軒雅集不致泯滅于歷史潮流之間。

除《金蘭集》，清人卞永譽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》卷二十二錄有《元人題徐氏耕漁軒卷》，卷首依次是至正二十一年高巽志《耕漁軒記》，楊基《耕漁軒說》，唐肅、包大同《耕漁軒銘》，至正二十二年王行《耕漁軒詩序》，此後是一組（十七首）耕漁軒唱和詩，最後是至正二十五年道衍（姚廣孝）《耕漁軒詩後序》。錄存詩文之中，不但有倪瓚、周砥等名人，小一輩的「吳中四士」徐賁、張羽、楊基等盡在其中。

至正二十五年道衍（姚廣孝）《耕漁軒詩後序》說：

日有隱君子徐良輔氏，峨其冠，儼其服，翹翹然而來。……起辟席，僂而問焉，曰：「子來何居

也？」良輔曰：「某家太湖之濱，讀祖父之書，親畊漁之業，不求知于人，不謀庸于世。樂乎其心……吾以偃休之所，名之曰『耕漁』。幸而賢士大夫多爲詩文以道吾事，遂成一卷。」

所謂「遂成一卷」，就是上述《元人題徐氏耕漁軒卷》，對於耕漁軒雅集，這一卷詩文是《金蘭集》結集之前的「樣稿」。主要是至正年間（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）所作。

流傳至今的《金蘭集》版本，沒有《草堂雅集》多，見載于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的，有七種善本^{（四）}，出自兩個來源，一個是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萃古齋鈔本，另一個是清乾隆二十五年庚辰（一七六〇）沈德潛序刊本。萃古齋鈔本《金蘭集》依據的底本，是早期編輯的舊本，存正編四卷，補錄一卷，所收序跋與詩篇，數量都比較少，存詩只有二百六十六首。沈德潛序刊本是集成本，包括正編三卷，續集一卷，畊漁軒遺書一卷，存詩超過四百首。

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一九一，列入《四庫全書》存目的《金蘭集》三卷，附錄一卷，與上述兩個版本都有區別。但《四庫全書總目》說：「存目本」前附載正統九年徐理所作《耕漁子傳》。理，即有貞初名也」。這篇傳，即收入于沈德潛序刊本中。

本次整理《金蘭集》，以清乾隆二十五年庚辰（一七六〇）沈德潛序刊本爲底本，以清萃古齋鈔本參校。

至今在吳縣光福里，保存有徐達左「耕漁軒」遺跡，湖光山色依舊，遺址面積頗大。

二〇一一年，在崑山參加玉山勝境舉辦的學術會議期間，我們專門來到「耕漁軒」舊址參觀。在「耕漁軒」當地，與會者穿越了幾百年的歷史時光，重返文人雅集的場所。作為弘揚地方歷史文化的景點，重新認識了文學在元明間的一種延續、過渡方式。與會學者一致認為，應該正式出版《金蘭集》的經過校訂整理的新版本，與「耕漁軒」遺址共同為經濟騰飛的江蘇留下歷史文化的清晰記錄。

【注】

- 〔一〕 見萃古齋鈔本《金蘭集》卷首所引「《姑蘇志》五十四卷文學」。
- 〔二〕 《明詩紀事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版。
- 〔三〕 見萃古齋鈔本《金蘭集》卷首所引「郡志三十四卷冢墓」。
- 〔四〕 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》集部，中冊，一七〇八—一七〇九頁。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版。

重刻金蘭集序

元季友朋風雅莫盛於東南。顧仲瑛卜築玉山草堂，四方名士若楊廉夫、倪元鎮諸人時主其家，分題唱和。明初余唐卿自越入吳，鉅茅北郭，與高季迪、徐幼文諸人爲「北郭十友」，互相贈答，流風餘韻，至今猶艷稱也。吾鄉徐耕漁先生，生當元明之際，隱居光福山中，學術行誼，推重一時，愛朋友，好風雅，遠近士大夫賦詩往還，積而成帙，先生釐爲三卷，名曰《金蘭集》，刊版行世。其自序以爲人生須友而成，詩以感發懲勸。因知先生編集之意，在輔仁責善，陶冶性靈，非徒侈結納、博名譽已也。歲久版刻散佚，從孫受益思爲重刻，不得原本，臨歿以屬其子友竹。友竹讀書行義，不愧其先。善隸書篆刻，遠追秦漢，游轍所至，名流樂與訂交。最後館於邗江。深憾先志弗遂，乃舉其從祖省庵先生手授本，參以諸家鈔本，詳加考訂，仍爲三卷。又掇拾他書所見以及家傳卷軸所遺，續爲一卷，鋟之邗江，請序於予。予慨名家子孫往往視文章爲不急之務，前人著述任其鼠蝕蟲殘，而裘馬飲讌，揮斥千黃金不惜。友竹獨能述祖表章舊刻於四百年之後，雖耕漁先生高風逸韻不可泯沒，而友竹之綿世澤而成父志，其用心有大過人者，即其一端可以概生平矣。

乾隆庚辰初夏歸愚沈德潛題，時年八十有八。梁溪徐宿漢錄。

耕漁軒詩序

世之事不可以形跡論也。徒論其形跡，則失其所以然之意。失其所以然之意，猶照影而與之談，對偶人而責其揖讓也，得不爲狂且病乎？昔仲尼射于矍相之圃，蓋亦欲觀盛德焉爾；謂其主於皮者，不知射者也。子產與裨諶乘而適野，謝安命駕以出山墅，非事乎游觀而已也。苟以游觀而論之，則君子何所取哉？有人於此焉，業庸人之業，貌庸人之貌，而行則古人之行也；直視之以庸人，其可乎！故君子之論人，必自其內而求之；自其內而求之，則其外者弗較矣。東海徐良輔築室太湖之上，以畊漁爲業，吳之大夫士多賦詩以詠歌之，既久而成卷，因其友高君士敏來徵予序其篇端。予誦其詩而歎曰：今之畊漁者，夫豈少哉？而獨于是詠歌焉，豈其所謂畊漁異于他所爲畊漁者邪，豈大夫士偶於是而有所感發邪，抑其人之行果有可嘉尚而不可泯焉者邪？不然，何其美之者之多如是也？蓋畊漁，野人之事耳。以野人之事而得詠歌於大夫士者，其必有道矣。吾意其畊也足以養其家，漁也足以奉其親。在堂有餘歡，在室有餘樂。混跡於野人之途，致意於哲人之言，而存心於聖人之道也。大夫士求之於其內，而嘉其志於道，故時而稱揚之；稱揚之不足以盡其賢也，故發之于詠歌焉。噫，是其然也邪，其不然也邪？苟如是，吾益知不可以膠於形跡矣。然或畊焉以自美其餐，漁焉以自甘其茹，弛然而自放也，優然而自佚也，悠悠然而忘乎蹈道也，則不有孤於詠歌者之意乎。雖然，《傳》有之曰：以友輔仁。今其友

有高君焉；高君多聞而好學，良輔既得而交之，必不至于怠矣，審矣！則予之所云者，蓋亦閑其未然之意也。

至正二十二年秋八月二日，介休王行。

金蘭集自序

《金蘭集》者，達左與友朋往來之詩，編集成卷，以見不忘之義也。《易》曰：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。《傳》曰：同心之言，其臭如蘭。故名之。夫友朋者，東西南北之人，非父子兄弟天屬之比也。上古聖人立人倫之極，以居五典之中，其必有說焉。蓋人受命而生，自賢人以下，性雖至善而氣稟或駁或純，故動諸身、見諸行事者，未能盡善而合乎大中至正之理。以父子責善則傷恩，兄弟責善則傷義，惟朋友則不然，不迫則相勉，不足則相補；有失則相規，有善則相益。故《傳》曰：「責善，朋友之道也。」若夫薰陶漸漬，嚴憚畏謹，興起慕效，則相益者愈深切矣。某早失怙恃，弗獲過庭之訓，是以孤陋寡聞，慕古人而力不迨。故凡立德之君子與夫文章之士夫，敬之與之，私竊其善以資樹立之道，問學之功。縱弗克有成，而亦匪爲無補。故先儒有言曰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未有不須友而成者。信乎！豈非天屬之所賴以正者，五典之中詎能闕其一焉。況詩之一事，可以玩心適趣，陶冶性情，善惡之間，感發懲勸，雖未皆得古人之風，然大有可取焉者。故某與友朋往來之詩，悉皆集之，迨二十年而成卷。夫觀其跡如見其人，誦其詩似接其語。尤不可遺，是亦久要不忘之義也。恐夫久而泯焉，故鋟諸梓以期于不朽云。

洪武乙卯秋九月吳郡徐達左自序。

耕漁軒詩後序

予居穹窿間，年將期，然客之來無虛日。識之者寡，求志相得、語相合者尤寡甚，常鬱鬱不自樂。日有隱君子徐良輔氏，峨其冠，儼其服，翹翹然而來，與之揖，貌加恭，坐于室西隅，與之談，言加溫。復與向之來者異。予私喜之曰：「不意今日有是子也。」起辟席，僂而問焉，曰：「子來何居也？」良輔曰：「某家太湖之濱，讀祖父之書，親畊漁之業，不求知于人，不謀庸于世。樂乎其心，恒猶有餘；忖乎其己，每若不及。既飫其食，又煥其裳，故吾適其適而不外之也。吾以偃休之所，名之曰『耕漁』。幸而賢士大夫多爲詩文以道吾事，遂成一卷。子雖浮屠而識予初，將求子之文以序其後，子弗我拒也。」予然而受其卷，披而覽之。凡作者，皆吾友也，如句吳周砥、嘉陵楊基、會稽唐肅、吳郡王隅、介休王行、渤海高啟、河南高異志、東海徐賁。或規以文，或歌以詩，若駢貝聯錦，爛然錯陳，而炫然奪目也。予甚嘉之，意良輔不求知於人而自適其適，何賢士大夫交相贊詠之盛，豈非其德之所感邪？況吾友數君子，學廣而識明，行高而德厚，樹業期如古先哲，凡毀譽人一弗妄，人得其言者亦弗易也。今良輔交其人而得其言，於以見良輔之賢，信不失矣。雖然，良輔之交於數君子，亦不薄矣。然而數君子或出於仕途，或羈於異方，或處於城郭，雖欲適良輔之居，叙耕漁之樂，不可得也。然予浮屠也，多閒暇，又非若數君子之出處，願從荷鋤于町疃之間，聽

鳴榔於煙波之上，倦則休於軒，醒而歌，醉而卧，或倚于牀，或枕于股，冥然出於萬物之表者，良輔非我其誰與俱乎。遂序其末。

至正二十五年二月十八日，古汴沙門道衍序。

題耕漁軒倡酬名蹟序

徐氏，其先汴河人也。自太學生揆死青城之節，厥父綦隨宋南渡，遂定居於吾蘇之光福里。族漸以大，其行誼好古，託志文墨者，代不乏人。而鄉先達諸君與之往來廣倡者，前後不可勝數。若竹軒、畊漁、樂餘公輩，其尤著者也。以是徐之名日顯於世，雖片紙隻字，人皆寶惜傳誦。輒爲有識者所得，而其家反不存一二。今二十世孫邦鼎，恐其日就於散亡也，因掇拾其餘稿，彙而成帙，將使後人世守之，乃乞余序。余諦觀之，其卷首有數大字及竹軒圖，則宋人筆也。其次有古詩，有近體，有歌行，有絕句，有詩餘，則自元及我朝名公所作也。倡之者爲雲林倪隱君、季迪高太史、吏部王汝器、翰林王汝玉，方外印密、觀通、智及、姚少師道衍，繼之者爲員外王畦、憲司王昉、陳刑部亢宗、王學士達善、徐武功有貞、曹巡御時中。而其他名士不可考者，蓋又不知其幾何也。嗚呼，亦盛矣！夫自宋迄今五百餘年，其兵火之所遭，風雨之所蝕，道路之所遷徙，雖金石之堅不能保其必存，而況寸楮尺素與蠹鼠爭日月哉。間有所存，其不爲驕兒駿女所取以爲覆瓿之資者，幾希矣。安望其散而復聚，聚而不失，而具卷之若是乎？然則此卷之獲存，亦幸矣哉！夫盛則必衰，乃理之常。所賴以保其盛使不至於衰者，則在賢子孫耳。若邦鼎者，非其人歟？而繼之者安能必世世之皆若人也？噫，爲徐氏之後者，固可以爲幸，抑亦可以爲懼也已。雖然，吾聞竹軒公生長於宋，作教松關，頗多著述。而畊漁公未仕時，有義塾以訓子弟，有祭田